

马世芳 著

昨日书

My Back Pages



马世芳 著

# 昨日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书 / 马世芳著. —2 版.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495-6458-3

I. ①昨… II. ①马…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75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100千字 图片: 42幅

2015年6月第2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所谓好与坏，我掂量这两个字  
意义清晰，确切无疑，总该如此  
啊，但我彼时是那样苍老  
如今我却更年轻了……

——*My Back Pages*, Bob Dylan, 1964

## 致簡體中文版讀者

若非印行簡體版，我大概不會意識到自己文字的“台灣性”。老老實實寫自己曾經親歷或者心嚮往之的故事，而竟能在異地的讀者心中激起如此反響，這或許是“出書”這件事帶給我最大的驚喜。

一個寫作者所能擁有的最大的恩典，莫過於認真的讀者——我想我是十分幸福的。容我在此謝謝愿意翻閱這本書的人。

馬在芳 2010.12.29  
台灣台北

## 目 录

代序 给未来的自己 / 1

辑一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 7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 27

那些惯于寂寞的人 / 47

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 54

再唱一段《思想起》 / 65

告别，不要告别 / 70

——两首歌的曲折故事

就要回家 / 82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 88

那既远且近的故乡 / 96

## 辑二 余烬犹温

想起 Pink Floyd 和一个人 / 109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 117

那一夜，我在日本现场 / 124

亲眼见到迪伦那一天 / 137

我那群日本乐迷朋友 / 145

迪伦为什么酷？ / 155

记得列侬 / 174

重塑雕像的权利 / 181

——关于《我深爱过的约翰·列侬》

伍德斯托克猜想 / 187

初访戛纳唱片展 / 194

——一则菜鸟报告

星巴克唱片公司 / 204

## 辑三 蓦然回首

我所记得的太平岛 / 215

归乡，离乡 / 223

香 烟 / 237

一代不如一代 / 240

恨 意 / 242

眉 批 / 244

时代气味 / 247

影印机与我 / 250

不可无尺 / 252

透明的版型 / 254

字体的脾气 / 256

不一定要铜版纸 / 259

版型不等于内容 / 261

所谓出去玩 / 263

三十年之后 / 265

发 色 / 267

躲避球 / 271

在乎不在乎 / 276

蓦然回首 / 278

附录 地下乡愁来信 / 280

作者跋 / 300



## 代序 给未来的自己

若是张望“明年此时”，则不免胆寒，毕竟那还不足以与当下的种种牵扯和负担拉开无论是冷静抑或抒情的距离。然而想的若是“十年后”，就像电影里过场的一个黑镜头，两秒钟，一整世界的声光气味都两样了，中间那每分每秒拖曳着积累着的光阴也不用想了，多省心。

设若现在给我一个两秒钟的黑镜头，场灯再亮时，会看到什么？

头发不用说是夹灰杂白了，而那应该会让我欣慰，只要它们还愿意尽量留在头皮上。

依然地脸皮太薄，心肠太软。依然地怕麻烦，为了息事宁人而甘愿吃亏，并且找出种种借口自我说服。依然地逃避许多早就该做的事情，只偶尔独坐惊觉，照平均曲线算来，

余生的长度，早已少于先前不经意大把浪掷的岁月。然而那样的想法不免令人沮丧，于是起立，开冰箱或者电脑，很快把这样的念头忘记。

依然地不能忘情于那些躺在种种橱窗里陈列着的，即使真的拥有了初具规模的银行账户，恐怕仍然不会出手——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一旦迎回家来，既知自己没有时时勤拂拭的耐心，那么美丽势将成为浪费，或者不堪的负担。

又或者到了那个时候，美丽不再诱人，连瞻望也懒得了。更可能的是，欲望也会升级，脚步移到了更华美的橱窗前去。然而这些都只证明了自己其实不缺什么。像谁说过的：“生平三恨，一恨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你看看就连恨，也恨出了玫瑰金的颜色。

依然地有许多必须的任务，贷款和账单的规模亦随年岁而升级，遂更无暇思索那些玫瑰金的遗憾。贷款和账单换来的那些，一旦多少符合了远房亲族聚会时总要拿来掂量的加权项目，你假装不在乎，私下却衷心而俗气地快乐。

依然地留着右手的指甲而剪净左手的，维持这莫名其妙的习惯，尽管那柄二手老琴锁在箱里，一年难得弹两回。妻亦如往年那样，你弹起琴来，她便立时沉沉睡去。

依然地怀着旧，而因为年岁添长，那些旧，益发地显出了不合时宜的遗老气味。因为不肯承认，依然地叨念着回望是为了前路云云，浑然不觉这些年便是一直背对着前路，倒退走来的。

依然地虚荣，不甘寂寞，好卖弄，好为人师，只是搬弄的姿态与语言益发柔软，连自己都骗过了，于是自以为人格愈发圆满，殊不知到了这把岁数，早已不是佯称谦退以让出空间容纳赞美的时代。

你渐渐不能分辨青年人望着你的神情，那眼中的笑意，究竟是赞叹抑或鄙薄。估计大概要再多一个十年，才能够放下这些焦虑，毕竟到那个节骨眼上，很多事情反正是即使想在乎亦无从下手了。

我本是乐观的人，但总习惯先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不希望那黑镜头来得太早，而宁愿多一点时间幻想、闪躲、等待。

二〇〇七



辑 一

#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〇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边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边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榻榻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啷当的大孩子，母

---

\* “六年级”指1971年至1980年生人，约等于大陆所谓的“七〇后”。

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的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 The Beatles 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霎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题“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